



## 村夜(外一首)

□陈云

树林漆黑  
一块块巨幕罗列山腰  
灯,像是夜的眼睛

风嘟囔着飘来  
小草和树叶清晰可辨

月亮来了  
撩人的帷幔  
匀称地遮住农田和小径

远处  
蛙声阵阵

## 老屋·杏树

老屋右前方有棵杏树  
儿时的烙印,家的惦记  
时常在远程的监控里  
令我眼眶湿润

父亲穿着泛白的蓝色中山服  
进进出出,母亲  
戴着米白色的头巾和子女们  
在厨房里烙饼

如今,父母把安稳的家  
过继给我漂泊的都市  
院内水泥地砖  
却未能止住芳草葱绿

姐姐常常在小院里清扫  
而老屋门前那棵杏树  
每年都会长高一截  
长成我的仰望

(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会员)

## 在格聂之眼的澄明里

□胡中华

去川西,穿越格聂南线,  
穿越夜莺吐出的青铜的火,  
穿越雾阵,披一路黄沙,向秘境——  
探究我的山水、风雪、花草与泉眼……

并肩伫立,以目光擦拭午后的光瀑。  
它明亮得要融化我们未启齿的秘语;  
它轻柔地摩挲着雪峰悬垂的钟杵。  
在这雪域奔涌而来的澄明里,  
你与我,与这无垠的碧绿之原,  
缓缓合拢,凝作掌心  
一粒微亮的玛尼石。

在格聂之眼,在大地澄澈的凝眸深处,  
我们俯拾繁花,我们仰望苍穹,  
破解时光分解成晃动的酥油符咒,  
触摸水波如经卷在静默中舒展……

在格聂之眼,夕阳从雪冠倾泻,  
弧形的草原,碧色漫进肌肤  
沁入骨髓。暮色四合的原野上,  
身形渐矮,而我们的影子  
紧贴着草尖,向远方延伸,  
如两盏悄然靠近的酥油灯芯,  
在无垠的寂静里,拨动未启的经轮。

旷古的风,吹动天际的经幡,  
恍若群星搬运着光的舍利。  
斜晖沿着山脊静静地流淌,  
如一道未闭合的圆满轮回。  
交叠的影子被拉长、凝固,  
渐渐沉淀为一方沉稳的蒲团。

花海、草甸、林涛、雪岭……  
尽收格聂一眼,汇成幽深的秋波,  
成为一泓倒置的苍穹。  
当万籁终将归结于行旅的足音,  
我们仍旧锁定在圣洁之眼的中央,  
在彼此的眼眸里,照见完整的坛城:  
这圆融的相守,比暮色更恒久,  
比初生的光,更接近永恒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合川区文化馆)

## 夜

□王海燕

夏夜冰心洒窗,一扫满庭香尘。每至夜晚,最稀有最茂盛的灵感,奔向我。它总是升起在思想最无垠的星空……夜是如此的美妙。那些奇思妙想,总是如此充沛、奔涌、完整。我被一种美妙的让人晕眩、摄人心魄的点状光晕加身,仿佛忘记了自我和夜色。

研究认知神经心理学的洪兰教授说,人到了夜晚,大脑的血清素分泌就会下降,所以人由白天的理性会演变成夜晚的感性,从而变得敏感、情绪低落。我时常在想,也许夜,更能创造一个作家和伟大的作品。鲁迅,是有名的“夜猫子”,常常深夜伏案写作。他写过一篇我特别喜欢的《夜颂》,“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予的光明”,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对夜的喜爱、赞美,以及辛辣、抗争。鲁迅眼里,夜是最诚实的。他还写过一篇叫《秋夜》的散文,“猩红的栀子花开时,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……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,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”。在《秋夜》的文章里,能见到鲁迅文笔的清新俊逸、文字的细腻优美。我想,丰都,夜,一定是多元的夜颂。

夜是一面镜子。我总能循着夜色的澄明,找到自己的心境,不管白天有多么无序、匆忙、浮躁。一湾月光,竹叶与清风共奏一曲沙沙的交响乐,影子在光下婀娜多姿地飞舞……像极了敦煌壁画的飞天和清明夜色的丰都。夜里的丰都,它有夜曲、有灯火、有梦境、有烟花、有魔幻。夜曲生灵动,灯火给希望、梦境催理想、烟花惹激情、魔幻变终章。当我从初心到冰心、从热情到真情、从苦难到磨难,只是殊途同往、过往浮华、与光同尘。走过去的夜是一片风景,未曾来的夜是一种热盼。

## 花饼食趣

□陈进

当一抹柔和的晨光斜进厨房时,我已手捧几朵刚刚打开花苞的栀子花,洁白的花瓣沾着清露,散发着可人的香气。今天采花可不是用来插瓶观赏,而是要参与我的早餐食谱,做栀子花煎饼。这是我首次将栀子花当作食材,不知煎出来的饼会是何种滋味。

想要做出美味的栀子花煎饼,食材的功课自然要做足。能肯定的是,栀子花不仅能观赏,能入药,也是可食的菜品。明朝高濂所著《遵生八笺·饮馔服食笺》中,有详细描述栀子花的多种吃法。“采半开花,矾水焯过,入细葱丝、大小茴香、花椒、红曲、黄米饭研烂,同盐拌匀,腌压半日食之。用矾焯过,用蜜煎之,其味亦美。”寥寥数语,便将腌渍栀子花和蜜煎栀子花的做法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再如,“采花洗净,水漂去腥,用面入糖、盐作糊,花拖油炸食。”明代王象晋的《二如亭群芳谱》亦有记载,将栀子花制成果脯:“大朵重台者,梅酱、糖蜜制之,可作羹果。”如今,中国许多地方仍有吃栀子花的传统。湖南长沙的凉拌栀子花清爽可口,江西、浙江的栀子花炒肉鲜香四溢,云南拿栀子花炒蛋、做羹汤……

将栀子花一片一片掰下来清洗,洁白无瑕的样子真是养眼。资料记载,栀子花含多种生物碱,带有苦涩味。我有点生

想着白天电梯里,汗味、混着汗味的古龙香水味和烟味等各种的气息,突破了边界感的扑面而来,时空总是交集得行色匆匆与直迫人心。时常我那些幼稚的思想、不羁的灵魂、炽热的激情,总被包裹在像充溢磷粉的如同电梯般的密闭空间里,好像只要扔下去一根小小的火柴,一瞬间即会爆炸。而夜晚,有无限的开阔与天际,是承载心的容器,可以空杯、重生、欢腾。有时候人要脱胎换骨,经历所谓的“爆炸”,在夜里总能找到最完美的答案以及最彻底的成全。如同丰都,有现在,有未来。

夜晚,我时常会想到里尔克的一段我最喜欢的文字:“我可能什么都想要:那每回无限旋落的黑暗以及每一个步伐升盈令人战栗的光辉。”夜给了我们无限的漫长,或许我们也享受那种深不见底无边无际的黑暗,因为从黑暗到光辉的升盈,那才是真正的极致。孙逖的“香阁东山下,烟花象外幽;更疑天路近,梦与白云游”的意境,又在我眼前升腾、回旋。夜晚,那些飞舞在夜空的我的文字,仿佛能跟着那些优秀先贤,做到如月亮般的干净、清新、洗练、深刻、光明的一种调性。而我热爱的丰都,太像里尔克、孙逖的描述。

圣人孟子和王阳明,曾提出要涵养“夜气”。“传习录”指出,良知有“夜气”的滋养,就有“通乎昼夜之道而知”。一个人只有养好了“夜气”,才能形成“平旦之气”,即清明之气。每当我在丰都这座辨识度极强的城市,进入子时,还在阅读“心有千秋”之纪昀创作下的文言志怪小说《阅微草堂笔记》,总能不惊不怖。因为我在丰都,在涵养“夜气”。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它所表达的,依然是如丰都一样

孝道与行善的普世价值,这一点它们是完全契合的。

“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、星如雨”。夜晚,我如果能摘下文武兼备、既婉约又豪放的辛弃疾的那颗“星辰”,用夜的光芒,去戳穿理想的慵懒、力量的荒芜,重塑一种“灵性、轻盈、锋芒”,独自盛放“情怀、格局、气魄”,那一定是丰都的夜,给予我的无比的锐气!

洪兰教授从人脑分析,得出结论说:“我们都以为做决策的是理性,其实是感性。若没有了情绪,没有了偏好,人无法做决策。”我在丰都,浮生的承转离合中汲取蕙心兰质、流光华年,需要的是永不枯竭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色。丰都这座城市,仿佛看上去应该完全理性,但实际它充满了无限的感性!当我望着苍翠欲滴的极夜,感慨它像极了丰都文化的气象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)



栀子花的清香还在,后味  
余甘,而苦涩味完全消失,看  
来焯水加调糖是明智之举。尝  
试成功会给这个早晨带来愉悦之感。此  
时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大快朵颐。一口酥  
软有劲道的饼,配一口温热的牛乳,任饼  
香与奶香在口腔里缠绵交织,合着清晨  
的温柔一点一点流进我的胃里。

回首这一年,因为迷上各种各样的花  
煎饼,经历了无数个这样的早晨。玫瑰的  
浪漫、茉莉的清雅、南瓜花的质朴、黄瓜花  
的清新,甚至连鱼腥草花、马兰花等一些野  
花,都成了我餐桌上的美食。每一种花与  
食材的搭配,都像是一场奇妙的邂逅,碰  
撞出独特的美味。每一次尝试都有未知  
的小小冒险,有时面糊太稠煎出粗  
糙的纹路,有时煎饼时间偏长把花瓣  
烤成褐色的标本,有时原材料处理  
不当难以下咽……一次次将未知  
的忐忑与惊喜和面而煎,我在日  
复一日的尝试中终于烹制出了独  
属于自己的饼食时光。那些撒  
在面糊里的白糖与盐粒,就像点  
缀生命的欢笑与泪水,一调一  
和,皆是限量版的人间至味。

当晨光再次爬上窗台,我  
又将用新的鲜花煎新口味的  
饼,这是我平淡生活的乐趣,期  
待在下一口饼香里,尝出意想  
不到的惊喜。(作者单位:重庆  
市开州区汉丰第五小学)